

泰西用藥要法

良醫準繩

Sz94

1562

1部6冊



泰西用藥要法

曲園居士
俞樾署首



泰西用藥新法

總論

凡人不能無疾病。此藥之所由而設也。大抵藥不一端。為用甚廣。金石草木。種類各別。有可作食品者。如白糖猪膏蛋白。及油酒等物。是有用以配製食物者。如生鹽火硝椒末芥末白醋葱頭等類。是顧以上諸物其用以作藥者尚少。而不徒用以為藥者尤多也。若物之專入藥品者。味固多苦而臭亦異常。有服之而令身體弗安。臟腑發力者。如服吐瀉等劑是也。有服之能令臟腑和緩者。如服止痛甯睡劑是。至服藥不惟無濟而反有壞。亦祇由用之不當耳。夫物之可作藥者。非必盡有壞人之霸力。而物之有霸力壞人者。亦非必盡可作藥。大概藥之為物。其有能壞人。而亦有能療人者居多也。第或損或益。而在藥之為力。初非有異。惟服之得中。斯藥之發力亦得中。故能益。服之太過故能損而已。乃若操毒物。以入藥。其毒之大者。功力愈大。其毒之小者。功力亦小。是在乎善用不善用耳。蓋用之得法。則立能奏效。而用之失宜。則反以貽害。可不慎歟。然此理不特藥品為然也。即推之光熱亦然。試觀光熱固能養育生物。然使光熱太

孔繼良譯撰

嘉約翰校正

泰西用藥新法

甚。詎不反有壞之乎。其理亦由是耳。獨是治病固賴乎藥也。而藥又不能獨收其效。故藥祇為却病之一端也。而治法則包括甚廣。天時人事。水土風俗。或藉日之光。或吸空之氣。或擇風之高厚。地利之和暖。寬心制慾。守靜勿急。及凡一切寢寐行動居處飲食。皆非關乎藥力。當可去病瘡疾。他如暖水之氣。可發表。電氣之力。能狀筋。亦屬天工人事。以補草木所不能備者也。故苟能於未病時。寡慾養心。斯勝臨病時求醫問藥千萬倍矣。可知金石草木之不足恃。而居恒調養為尤宜謹也。然論醫者之本分。不獨以診脈開方。足盡厥職。凡以上各事。皆當留心審慎。使徒開一方。盼一脈。以作營求之計。不徒大失為醫之本分。亦有愧濟治之本心也。且夫治法中。更有不用藥而用器者。如割症之刀針鉗剪。製造精詳。措施美備。是又以智巧奏功者也。至若以藥劑為功者。則必透識精詳。深明底蘊。庶克用之無誤耳。且藥類之載在書者甚繁。舉凡金類木類草類。及禽獸中之可取為藥者。如鹿茸麝香等物。宜宜數其來歷。辨其形性。而且選藥製藥之功。亦宜知其大旨。至諸藥功力不同。或宜於此。或宜於彼。用藥者由當變化從心也。今設有一症於此。而數藥皆可治。固宜會而通之。至各藥尚有諸多妙用。莫不又當分而數之耶。蓋天下當有一藥。或能療一症。或能療數症者。是宜將詳論之書而細察也。抑嘗有一病。或宜用一藥。或宜用數藥者。是又當將詳論諸症之書而深究也。

論藥之源

藥類之所出。見於草木金石與鳥獸者。不一而足。惟其功力獨在其精華而已。夫草木金石。固
有精華可取。而鳥獸亦惟用其最要之處。如鹿茸耳。能取其胆。顧不加以化裁。泡製。則雜質藏於內。而精華
反為所滅矣。然則藥固貴用其精華。而精華必待覈煉而後得也。又況製一藥。嘗得二藥以用
之。如金雞納霜之得。自先高掌樹。摩啡之得。自鴉片烟。況是也。然取金雞以作藥。其中不無雜
質。仍宜用法去清。方得純淨。若藥之取於生植物者。亦非全體均有功用。誠以此中有合用有
不合用者。宜細擇焉。且生植物之藥。有取其未成者製之。有取其已成者製之。則熟宜於生。熟
宜於熟。概宜細察也。又況有同是一藥。而所函之質。亦有幾種。則製藥者。雖均入取。究其分
至若植物之藥。多生南方。蓋因多熱也。少產北方。蓋因多寒也。然縱將南方植物。移植北方。而
究之藥力。亦遜其半。且取植物以為藥。其產於肥田者。功力則較勝。饒田。其近於鹹水者。功力
亦較多於淡水。是宜洞悉也。然而藥之功用。初非揣測者所能知也。溯其始緣古者患病。爰採
各藥嘗試而後知之耳。

論識藥之功用

蓋用藥資乎見識。必真經鍊。乃能操必勝之權。是凡藥園前人經驗必効者。或千載。或百年積

累相傳。始克有藥。且多不能入飲食之類。則其質性氣味。非平和可知。則藥固非可輕於嘗試者也。然則辨藥者。亦因偶爾自嘗。而知其為藥乎。抑或適見禽獸有疾。因食某樹某根。以脫於以。知其藥能療病乎。且問之天下各國。皆以為藥之來源。未易究其底蘊。然每病時。必須服藥。而藥到自知其合與不合。有深心者。自可與此悟矣。顧必先有成見於心。而後證之於書。驗之於人。一日之見識。須費百日之參考。兢兢業業。念茲在茲。庶幾參考日深。見識日廣耳。夫何謂自有成見於心。設人當實熱口渴之際。孰不欲得冷水而飲之。雖然。涼水之熱於症。亦有不合者。然即此一端。亦可為識藥之一助云爾。

且夫病更有不治而自愈者。其轉機常可見之。或自汗發出皮。或自利。或瀉。或吐。或流鼻血。或皮膚而病自愈者。是皆內積成病。得外洩而自痊之理也。由是則有擬用發表之劑者焉。然必先於禽獸試之。或人偶然嘗試。始知其有斯力耳。不然何能憶其為表劑哉。厥後又有以熱水之氣蒸發見汗者。至今常多用之。而奏效不少。其餘作嘔。亦有用暖水以助之者。凡此皆經前人嘗試而驗者。庶後人乃得用耳。顧藥有始自古人而用者。亦有始自今人而用者。而要非考覈既確。未可妄用。彼世俗所用之藥。類多純雜不一。惟習而不察。故未知其弊端耳。抑知藥宜小心試驗。慎勿輕信謠言。即服後偶有功效。亦未可遽以為實醫者。須深明臟腑體用如何。然後

投以藥劑庶能百發百中。

且夫人類固有壯弱之不同。或父母遺傳單薄。加以培養失宜。居處不潔。飲食無度。種種弊端。皆身體孱弱。百疾易生。凶疾叢見。縱有仙丹妙藥。亦固有可救之機。是病不足以藥治者也。再論藥石。縱有純雜之不一。有原質之性。有配製之性。或多或少。有重有輕。選擇不精。配合匪當。則投之無功。是又藥之誤病者也。故論病則極難。而用藥亦非易。醫者凡遇大症。須先將病之來歷。詢明一切。隨錄於簿。而後每日用藥如何。曾否應驗。亦宜陸續登誌。如此則病既詳明。有可變通而治也。西國良醫多遵是法。

至論學醫之道。既須博識各藥之源。尤當先明治病之理。夫何以謂之曰治。治也者。去其體內本無之疵累。還其臟腑固有之良能也。夫人受天地以生。賦稟原無疾病。偶染之。則本來之功。用必有所不安矣。然聽其不安。則久之必有所損。勢必設法以安之。此藥之所由而用也。夫藥之功力為何。亦惟有扶其自然之力。助其固有之功而已。故過虛則補之。實則消之。亂則合之。塞則通之。如此庶可安其所不安。治其所未治。至於退疾復元。猶在自然固有之力。而非獨以藥見功者也。由此觀之。藥劑固可以安功用。而功用始足以祛疾回生。故當產期之年。功用全失。則雖聖藥靈丹。亦不能延年益壽也。按病人之臟腑。雖當病時。其功用時有摧疾之力。試觀

勞瘵之人。其肺內之壞體。常可自化而成乳餅。嗣後即可無害。此非藥力所能為。而亦本來功用之良能也。然則治病之法。最妙莫如暫保其功用。使其力有可緩。則功可盡施也。

再觀皮外傷損。常能不治而自愈。病狀雖屬輕小。而究其理。口平復之力。要亦在自然之壞能也。何則。大凡所傷之處。必有生長之機。既生明汁。復長生珠。血管串通。肌肉彌縫。此皆自然之力。千載以來。人竟不明其理。反妄加膏丹。誤施藥料。倘治之不合。反增其苦。豈不誤哉。且由外皮傷損。推而至皮膚瘡疥。亦同其類。及凡疾病。亦皆有自然却病之理。時或力不足。未克盡退。其病然亦未嘗不可減輕其勢。獨是病勢時重。極力亦不能祛之。則須藥以助耳。然凡病必有其始。不拘何病。初起必有一處不舒。或四肢。或臟腑。各具自然驅病之力。譬如眼內偶為沙泥吹入。該眼必覺痛鬱不舒。始則開閉阻碍。或以手擦之。繼則發淚以沖之。終且血管亦脹紅。炎腫熨甚。或發膿。無非欲沙泥得出。此皆眼內祛逐沙泥之固有功能也。再如偶食不合之物。或令胃內皮不安。始必發悶作嘔。甚或瀉。務將其物逐出乃止。此又胃腸本來之功力。醫者祇可用藥以助之。或令其多發津液。或保其腸不失力可也。更有內受積鬱。得外洩而可免之者。或流鼻血。或瀉或汗。而病自愈者。又有病在危急之候。忽見轉機者。常於大熱症見之。或一處流血。或瀉或汗。或小便清長。人則清爽。此其忽愈之機。必有一定之期。察內科熱症。自可見之。若

有自然而然之勢。醫者須聽其自然。惟有設法以保全其力。扶助其精神則智矣。夫何謂保全其力。扶助其神。即以大熱症而論。當其始也。既甯睡而安。使無譫語昏昧之態。自可聽其轉機之後。則囑其戒口勿勞。靜養足睡。此即莫大之功。若能如法謹慎。則勝服藥十倍矣。願勿視為淺常而輕忽之。則幸甚。況夫病症不一。有雖用藥而罔效者。亦有不需藥而自愈者。其在罔效之症。固不必論。而在自愈之症。則縱投藥見效。亦不得遽以為是藥之功也。

論品評藥性

欲知藥何以能治病。必須先明二理。一則藥果有愈疾之力乎。二則藥何以施其力。對曰。藥固有愈疾之力。然必用之合乎其力。且必以藥之力。助其自然之力。則事無不濟矣。是非卓於識見者不可。即藥之何以施其力。亦更資乎見識。必久經試驗者。乃克窺其奧。且試藥之法。必先於無病者。服後見其功力如此。更試於禽獸。又見其如彼。必有確據。然後乃載之於書。行之於世。蓋藥原為治病之設。用藥者必須深明斯藥之功。明證斯藥之效。庶幾可以言藥耳。不然何貴有醫者乎。是則為醫者固宜於藥之功力。日加考覈。此藥之所由愈出而愈多也。且驗藥不獨有識藥之明。尤貴有識病之原。驗病之狀。而病狀之中。又有忽然遽變之態。勿驟信以因服藥而致者。蓋因服藥見效。而病狀忽改者。固不少。即因自然之力。而病見轉機者。亦正多。醫者

既不可歸功於已。仍不可歸功於藥。縱使藥有其功。亦不過能助其自然之力。以却病而已。是故善醫者。首貴保其天工。然後更慎其人工。庶幾明治病之理耳。而尤為當慎者。乃初劑用藥。苟非考察至真。常多錯誤。是更不可不慎也。

況前人相沿所用之藥。亦多泛設。若非從中細覈。又安知其多無功用也。茲則試驗之法。更詳復數出諸多新藥。以供療病醫者。宜博覽焉。凡驗藥之功力。宜以各症核之。蓋症有新舊輕重不同。而用藥亦貴得宜。服後則細驗病情如何。功效大小。便可定其藥品。

然苟病症自起自止。皆循乎一定之勢。無忽兼別症。或突見危急。則藥亦易施治。故能確鑿起病之原。證驗服藥之效。按部就班。自無不愈矣。是以醫者。首貴能明病之來歷。用藥尤資乎卓識。更能善理其自然之功。庶可以言藥耳。有一不到。即不可以言醫。更或另開生面。或存道感人。則害世深重。罪不容誅。有司當禁絕之。且夫善理自然之力者。其奧妙更難與言。醫者宜隨機應變。如遇發炎之症。必須令其靜息。然肺為呼吸之部。時需用力。刻不能息。倘遇肺發炎。則將何以令其息乎。昔人每以在放血減其炎勢。世世相沿。皆以為可以見效。孰不知肺發炎。可以自愈。而放血可以奏功。聞於初起用之。或可減病。不然則反增其苦耳。蓋在初起。炎勢正盛。放血固益。且此時明汁尚少。當可自散。故功非必盡因放血而成。而出乎自然之力者尤多。



也。再若用藥。則非經於病者。明白屢驗。更不可驟指其有功。縱使於無病者。服後見其功力。如此。以為合於某病。或更經用於病。而偶有效。仍不可盡信為藥之功。蓋其中每有自愈之機。稍迎合之。即成其效。故不可以一人一地一事一時。而可定某藥有治某症之功。必隨時變者。昔互證。既經為經見。亦共信共聞。乃有實濟耳。

且良醫識藥愈真。見識愈廣。而益言藥無治病之功。然時或得一藥。以助其自然之力。則效驗特奇。是既不得謂藥無益。亦不得謂藥無損也。惟在善用者而已。且夫試藥於無病者。謂之格藥之性。驗藥於有病者。謂之治病之功。而藥之性易格。而病之治難成。藥無病當藥功力可以立見。而有病服藥。效驗未必驟呈。臟腑既有不同。形勢常多遷變。兼連之事。不一端。自然之力。不一定。故雖於無病者。知其藥之有某功效。仍不能於某症而見其果效。蓋藥之在無病者之臟腑。與在有病者。常相懸殊。然能與其互相懸殊之處。考其所以然之故。則必當於其肢體臟腑。與功力內證驗之。如此。則雖不能於藥性一道得其全旨。然較之徒試於無病者。又進一境矣。且西國品評藥劑。更有一法。譬有十人。於此同患一症。醫者或用此藥療之。或用彼藥療之。服後則核其獲效人數多寡。即可定藥力之優劣。顧同此一症。亦宜分孰老孰幼。孰壯孰弱。庶無遺憾。否則此法未可妄用也。大抵士農工商。人故不一。而北寒南熱。地亦各殊。所以同服是藥。

而藥之功力亦不盡同。即曩者身體或有染症。或無染症。而見效仍有微別。醫者於此。豈容混視。夫在無病之人。其試驗夫藥。尚有如是分辨。況患病者。內臟功用。又與無病者而迥異乎。是知用藥療症。尤貴小心翼翼矣。獨是論病症。則各有不同。如大熱症。則週身之肢體。臟腑。固非受病之處。別症絕無此勢。蓋病症固有二者相同。可知藥之功力。不獨在無病者。與在有病者。固相懸殊。即在此症。與在彼症。亦大相逕庭。故藥到無病者之口。則可必其功力如是。而藥至病者之胃。則未敢保其性能如是也。其所以然之故。是非評論之。不足以盡信。試即以拔毒膏。即吊膏。而驗之。苟用之於無患處。則頃刻必紅腫。隨起水泡。嗣後水乾。可以平復。若於霍亂症。當身冷脈遲之際。而以此膏藥貼之。則無紅無泡。然若於生血蛇之人。正貼在瘡痕之處。則痛不可忍。且紅腫而潰爛。惟於外皮一二處。生瘡發炎。則貼之。又可治愈。又如鉄質之劑。於衰頹虛弱難瘳血薄。最有功效者。苟無病者服之。則無胃便結。且或頭痛頭昏。是二者不同之明證也。○再如濃酒。於傳染熱症。與癩症者。可以多飲而不醉。若常人多服。則昏醉。他如鴉片亦然。且常人飲酒。每見脈數。頭熱身熱。面紅眼亮等狀。而傳染熱症者。飲之。則反能定精神。止謔語。退身熱。並去面上灰土之色。是又兩相反者也。鴉片一藥。最為斂大腸者。於受鉛毒肚痛便結一症。則鴉片又可以解瀉之。○鉄銻葡吐散。乃吐藥中之最猛者。在神虛昏昧。與氣力衰頹之

人雖大服不嘔。若胃熱者。則此小亦大嘔。可知藥性亦因症而行。苟固執其性而不明原理。則又誤矣。而評藥性更有良法。凡遇因誤服別藥。或服藥太過。而症反增者。須於其錯誤之中。而核其藥之如何。發力更觀其用何藥可以解之。內科書誤毒膏蓋蓋及此可察而觀之此則較用禽獸驗藥。又進一境矣。由參考互證。自然見之愈廣。識之愈深。各藥之性自可了然。或應服入胃者。或應射入皮者。或凡外貼內射。入腦入血。種類各別。功力不一。皆當逐一明悉。庶為醫學之初基。由是分量輕重。或開水服。或煎汁飲。或分用。或和勻。分毫不紊。庶得用藥之理。猶須按部就班。守權達變。然後乃於醫藥之中。有所把握。倘無實據。而臆度嘗試。未有不至誤者矣。如謙落之藥。人服之則有毒。而牛服之則無傷。鴉片之物。人食則險。而兔食則安信。石一物。人食則死。而馬食則生。然則藥同一功用。而人與畜食之。其迥異如此。而謂用藥者可不察之乎。總之業醫者。必須於藥性體認的確。於無病者。試驗其功力。如此次於有病者。窺察其功力。若何既不可拘於一己之見識。而私心自用。更不可因一藥之偶效。而自恃為功。庶可於醫道精益求精耳。

論驗藥功用

夫試藥之法。有二。一則視其如何行至病處。二則觀其功效。何以轉危為安。故首則在配用合

宜。務使藥到即行於某經。治其某病。而功效則包括夫天工人事。與藥力合而為之。乃可以去病。乃可以復原。故或以此助彼。或以人事助天工。其功可全也。然而奏功成效。皆資藥力。力。配用之精妙。苟不識藥力用之不合。而欲其痊也。勢必不能。

論藥治患處之力

夫藥敷於外患。其功力最易明之。且由外之效驗。更可推測於內腑焉。試觀藥力之發於外患者。每分各處不同。有行之緩者。有行之急者。如用藥塗於等間之處。則功力甚遲。塗於膝臑。則力速而勢偉。且用藥又宜驗其在身體如何。若當瘡疥發冷之際。霍亂脉沉之時。縱貼膏。而皮不紅。且此理不特外治為然。即內服亦然。如當腦脈積血。飲酒食烟過醉之時。縱服吐瀉之劑。亦不瀉不嘔。若論外治之藥。其立見功效者。不一如藥膏則能潤患處。吊膏則能發水泡丹。與散。則能打爛皮肉是也。蓋醫者觀外之如何應驗。而內服亦可推測。蓋內服之功。原勝外治。此殆因胃與大小腸之內皮。而藥易透入也。若內皮發出津液。而潛敗夫藥。則服亦罔濟。是又不可不知也。至內服之功有二。其於胃與大小腸之內皮。一能令津液生多。一能令津液減少。多生津液者。如服吐瀉藥。是少發津液者。如服斂藥。是且服吐瀉斂各劑。並能令內皮津液。頓變而為良也。

乃或疑外治之道。莫通於內科。亦知用藥外塗。而由外亦可透內。試觀以膏藥療骨痛。即能透入骨髓。以顛茄膏塗眼蓋。即能令眸子散大。是外治之功。亦不遜於內服矣。要之敷於外者。其藥學大患處。而足顯其功。而服於內者。其藥亦凝於胃。與大小腸之內皮。而尤微其效也。

論藥有應數處之功

所謂能應數處者。乃於原用一處見功之後。更於別處微功。如士的年。與斑蟊二者。乃敷貼外皮之用耳。而士的年又能壯腦髓。斑蟊復能令膀胱發炎。然此二者。亦小可而已。常有服一藥而應驗者數處。正不知其藥力之行。伊於胡底也。細考藥能多應別處者。其路有二。一因行於腦筋。一因行於血管。故能於肢體臟腑。遍行週至也。或謂藥之功。乃由腦筋或血管之外而發。而不知腦筋血管。與各臟腑相關連。藥到即散發其功力。是腦筋與血管。皆能運藥力於各處。而要血管者尤多。蓋腦筋尚有不到之處。而血管則無所不到也。且更有藥用以治腦病。而不入腦筋。反入血管者。可知行於血脉固多也。然而藥又有不入腦筋。亦不入血脉。即應驗不爽者。如用電氣。即有感於腦筋。而立作抽縮之狀。服嘔藥。即作悶發嘔。服瀉藥。即肚攪便稀。此皆未入血。即於胃腸內皮發力。而各狀皆見者也。又如鼻嗅綠氣。與輕淡氣。則腦筋即行發力。並令氣管口合閉。是皆宜察及其理也。

論藥何以入血

自將血管考而知其管原有洩氣之勢。即此究查藥何以入血。及何以洩散於各處之理。有餘年前。醫家經設法於外皮試驗。於是由百年而來。自外皮漸及於內腑各部。亦皆次第審究。至今夫藥之所入。亦因其形性與某臟某腑相屬合。而即入之。然何以知某藥能入某部。蓋藥必有形色性味。一經入血之後。其色味必將散出。故觀其由某部散出。即知其與某部相屬。夫顧論藥之種類不一。約而言之。金石草木。鹽酸油糖。皆有氣味形色。可以考據。勿論在胃為津液所化者。幾何。化剩從大腸而出者。又幾何。尚必留有色味。足可考證。即如松節油。或服或擦。而小便即有該油之味。可知此藥與內腎相屬。是必由血管運入內腎也。況服麝香。阿魏。檀香。葱頭等物。而發出之汗。仍有該藥之臭。且服大黃。洋靛等物。而所發之汗。亦有該藥之色。甚至醉後呼吸。亦有酒氣。此皆顯而易見者也。

或疑藥之所入。非由血管散佈。然亦何怪其疑乎。蓋見用藥不見發力。或反覺停滯。或施藥於此處。而力應於彼。更或力久不化。而變性改形。是誠可疑而難信者也。然獨不足人身之所長。亦賴食物化而入胃腸之吸液管。與迴血管運達週身。然則藥之能入。不亦同此理哉。雖然吸液管與迴血管。皆有吸藥入內之力。而藥之入迴管。較入吸液管者尤多。蓋迴管既濶大而稠。

密。故藥之入迴血管者。既多且稠也。

論藥入血之難易

夫藥惟用水化者。入血最易不然。則須胃腸之津液以化之矣。然藥以水化者。最易發力。若九散則或有不能化者。不但不發力。抑且留於腸內。既不瀉出。又不克化。更或再服。則積之愈多。反滋別禍。由此觀之。藥固以水化者為最益也。

論藥入血之難

夫藥每由血而入。上文已辨明之。然其中不無阻隔之事。如皮膚生厚。則外膚之藥不能入。按藥用外敷。則入血之勢本易。然若久患。而皮性堅厚。則常有所隔。嘗見生疥癩。致皮腠皆堅實。厚澀者。雖有猛藥。不能盡攝。又如吸核失力。身虛力薄者。服藥亦難到家。再若半身不遂。而欲藥入癱瘓之肢也。勢必不能。縱試以提補之劑。如輕淡與斑蝥其力。亦未必能醒之。

至論胃內。則飽食之候。有碍藥之發力。故酖毒於飽腹者。則勢不甚偉。他如憂思激鬱。常足敗胃。腸消化之功。而藥亦難以盡發其力。故每見腦脊受患。大便既結。服藥無功者。即此故也。又見癲狂與抽筋之人。多服鴉片而不醉者。蓋亦因其藥不能發力之故耳。況在癲狂症。則服大嘔大瀉之劑。反見其甯睡安然。而用補藥。則性既慢。而所入無幾。故有醫者。凡遇病關於腦碍



所有權版圖書